# 女教师地课后辅导

中条美穗只觉左手腕一阵剧痛。事实上也不光是手腕，她的全身都酸痛，从大腿、右腰，特别是腹部肌肉像抽搐般地僵硬。这对身为高中体育教师的美穗而言，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。

她朦胧胧地张开双眼，望着自家熟悉的厨房上的天花板。

非得快把体内的精液冲洗掉，她的脑海中只一味地想着这件事，可是身体却不听使唤，根本无法动弹。被卷上来的上衣下，露出漂亮之至的乳头，而裙子也被拉到腰部来，娇嫩的腹部以及下面的阴毛，阴唇都活现现地剥露在眼前。被左右打开双腿，直到现在连合拢的气力都使不上来。

对方是住在隔壁高冢家的独生子那知。

美穗的丈夫中条和那知的父亲高冢，是关东银行部属和上司的关系。同时也是下棋的好对手，高冢也常常邀约中条到他们家去，或是自己登门来和中条挑战下棋而乐此不疲。

那时候的高冢，一点也看不出来有任何上司的架子，不！应该说在美穗的面前，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，就像父亲般慈祥的长者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更使夫妻俩在他们面前彷佛总是低人一等，不仅仅是他们的媒人，而且对于才三十岁的中条而言，可以和高冢比邻而居，也是当初建这间小屋子时，都有高冢一分不看在眼里的金钱资助。

所以如果今天这件强暴事件若被公开，那所有的一切都将毁于一旦。被害者虽是美穗，但对方是自己教的学生，而且他的母亲还是ＰＴＡ的副会长，如此一来，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。

母亲郁子，是那种典型上流阶级，对于教育热心的母亲。对于独生子那知十分溺爱，虽然在功课方面十分罗嗦，但其他一概松懈的可怕。

她看起来比平常人更显的趾高气扬，甚至于对于美穗他们能够住在这种高级住宅街的事，彷佛是施了大恩般地，时时暗示着美穗他们，非得感激她的那种傲慢态度显露无遗。

如果郁子知道这件事，想必是没有不吭声的道理，而且又是她自己的儿子，一定一口否定事实真相。而且她说不定会如此说：「是你诱惑我们家的那知。」不！一定会这么说的。

而那知说起来并不是用功的学生。尤其是学业成绩更是班上的中下级，可说是素行不良的问题学生。

不过或许对母亲还有些许的畏惧，虽不是完全加入不良少年的集团，但是在校内抽烟，或是罢课等却是家常便饭，不知道何时会禁不住外界的诱惑而沉沦堕落，更是意料中之事。

若是向她母亲说这种不中听的事实，想必郁子一定是嗤之以鼻，根本听不进去的。

而美穗这方面也并非完全没有错误。那知经常在休假的时候就被他们夫妇俩邀约来家里玩。但都是中条主动邀请的，那种超乎想像的热情有时令美穗也觉不可思议。

或许他是基于对上司儿子爱护的心理吧！但事实上，每次把那知叫来，中条自己总是沉迷在与高冢先生的下棋大战之中，招呼那知其实便全是美穗的事。

尤其是那知的眼睛总是有意无意地往美穗的身体打量着，她时常都感觉得到他不时地偷瞄着她衣服的前胸部。

她以为这只不过是正常发育的高中生的自然反应，在学校中她早已习惯了那种眼神，所以这点不可不说太大意了。

一小时前，那知出乎意外地一个人来访，时间是礼拜天，离傍晚还有些距离。

「老师，我有话想和你谈。」那知看来很颓丧。美穗认为她已大概知道他要谈话的内容。三天前，美穗亲眼目睹到自己高中的学生，在闹区买了强力胶，骑着摩托车往郊区建中的大楼去。

在同事当中，也有人会装作没看到这回事的人，但既身为生活指导的教师，美穗岂能视而不见，于是她叫了部车尾随而去。

跟踪到三楼，美穗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。只见穿着制服的男女学生，坐在木板床上，手拿着塑胶袋吹气又呼气，看起来个个神色恍惚的的模样。

在一群年轻学生中，约有几个人是美穗的高中学生。每个人都茫然地看天花板。而她竟发现那知也在这一伙人之中。

而同时，其他学校的的学生也发现到美穗。

「她是谁？谁把这客人带来。」好多人望向声音的这一端。

「看起来是个长的不错的伯母！」「等一下，才不是！她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。」说话是既染发又化的大森顺子。

「体育老师有何贵干？」「中条是生活指导员。」「哇！如此一来，事情可严重了。」「说不定会停学处分呢！」「若是被停课一星期，岂不是太严格了！」学生们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戏言着。

「她多大岁数了？」不知谁在说话。

「那有什么关系。看起来既漂亮，身材又棒极了，声音也娇滴滴的。在我们学校，二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每每想起这老师的诱人身材就垂涎三尺呢！」说这话的，是不良集团的老大南村茂。

此时男孩子纷纷站了起来。

美穗不禁退缩惧怕起来，毕竟此时的她力单势薄，无论如何对抗不了这伙人的。于是她转眼间飞奔下而去。

「请进吧！我现在正在泡茶。」她看到那知的态度，遂打开了大门。

（２）「那天的事情，是不是有向学校报告？」那知坐在餐桌旁的椅子上，对着正在烧开水的美穗叫喊着。

「你希望我这么做吗？」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一直辗转难眠。」「那……就别再犯第二次错了。」「这么说，这次是放我一马罗。」「就这一次！」美穗从厨房的流理台处走回来，斩钉截铁的说着。

那知伸伸舌头，掩不住笑意的脸，说着：「我……已经有向大家说了，老师是那种看来冷漠，其实是非常温柔，从不说别人坏话的人，是个大好人。」「别尽灌迷汤了，我可不领情。」「别这么冷冰冰的嘛，我其实还有其他的话要说。」那时，美穗并未注意到那知已站起来了。「老师可说是最好的人了。在那当儿，若是大家对老师做什么不利的举动，我一定会帮老师一臂之力。我用生命打赌。」说着，他突然握住美穗正抓着小炉子的手。

美穗大吃一惊，猛一抬头。

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想将老师占为己有。」说着他用另一只手托住美穗的下巴，唇压在她的嘴上。

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美穗一时呆呆地接受他的唇。

那知的舌头伸入唇内，美穗扭动着身子，但此时手上握着沸腾的茶壶无疑地像手铐般地限制了她的行动。

若是轻举妄动，势必会使滚烫的水飞溅而出。而且也一时无法放下。于是那知的薄唇在美穗唇上足足停留了好一阵子。

终于那知松开美穗那握着茶壶的手，美穗不顾热水飞溅出来的危险，急忙将茶壶放置到小炉子上，就在这当儿，那知的手用力地绕过白色的上衣环抱住她的臀部。

由于职业的关系，她比一般的女子还有力，但那知的腕力却出奇的强劲，不断地揉搓着她的臀部，还不老实的将手从腰际处往下滑，直伸入橘红色裙摆的下端。

喘着气的美穗慌忙地将裙子的两侧按压下去。因为背后刚好顶住流理台，而前面的腹部又被那知的身体挡着，根本没有转身的馀地。

而那知也因此无法随意地把裙子卷上来。于是把托住她下巴的手放开，移放在裙子上。

「呜……高冢君……」就在呼气的当儿，美穗向他大叫。裙子已被翻至大腿内侧上来。

「不错吧……老师……」那知喘着气，在她的耳边低语。

「不可以，你放手……」「什么……我喜欢你……真的！」那知一派真的口吻，令美穗心中燃起一线希望。

「那你就放手吧！」「不要！」「请你放手！」美穗强作镇静地重覆说着。很快地美穗趁其不注意抽离那知的身体。

「你回家吧！」「为什么？」那知一付哭丧着脸庞，彷佛透露出怒意。

「这事我就当没发生过，所以请回去吧。」美穗尽量降低自己越来越高亢的声音说着。

「我不想回去。」「不可以这样。」两人的目光相接，美穗不禁不安地吐着气。

「总……总而言之……你回去吧……」一边说着，顺势甩开那知的手。

正想逃走的刹那间，那知的手一把抓住她的手腕。

或许此时放轻松点，情况会改观也说不定。

但此时美穗也有些情急了。她也不由自主在右手腕使力，于是那知更加地用力拉她。

「不要……放手……」她用尽全力扭开那知的手，可是说时迟那时快，那知的手一把劲地去抱住正想逃开的美穗的腰部。

「等一下！」那知叫一声，从背后把她环抱住。

由于被人不经意从身后抱住，美穗的身体倒往要跌倒的姿势。

「啊……」于是美穗的身体顺势地跌靠在那知的身上，她不禁大叫出声。

而就在这措手不及的当儿，那知又再度把她的裙子卷上来。这次更不客气地抓到大腿上侧，连屁股都露出来了。

穿着裤袜的大腿，包裹着浑圆的臀部，煞是恼人。

那知把美穗的手抓到背后，把她的上半身更抱紧住，将长袜和裤袜一起拉扯下来。

「啊……」屁股一下子被剥露，美穗也不禁吓呆了。被强暴可不是件好玩的事与其要守住贞操，如何保护自已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—她如此想着。

但就在这几分钟之间，自己身体的下半身已被剥得精光。而且呼吸也变得十分急促。原来已在不知不觉中耗尽了大半的体力。或许应该是过度恐惧而带来的紧张，使得精力几乎要消耗殆尽。

而跨在自已身上的那知，手脚俐落地拿掉自已裤子上的皮带，把拉拉扯开来。

「呜……不要……」美穗开始求救而高声呼叫，即便如此，也无法获得邻近人家的救助。因为家的一面是面向马路，而另一面则紧临着高冢家的庭院。不过或许那知会为她大叫而停止这行为也说不定。

就在她大声呼救的当儿，她的喉部被皮带围绕了起来，从喉头部分二层、三层往上环绕，美穗的脸遂上仰着。

「咳……咳……」美穗顿时觉得快喘不过气来，美穗不禁泪水汪汪地咳了起来，她的两只手则被皮带困绑了起来。而那知也在此时脱下了自己的内裤，把直挺挺的男人阳具，顺势滑入美穗的跨股间。

「咦！」火烫烫的热度及硬直度，美穗只觉眼前一片昏暗。

一边仍微咳着，她双手撑在床沿边，可是左边的大腿两侧被那知的两腿夹得很紧。一般时候她必定会有所反抗，但现在这种姿势她实在无力招架。

「呜……」像火般的男根的前端，碰到臀部，美穗闷声地叫着，身体也往前移动，还好位置不对，那知碰到的是接近肛门的地方。

由于太过情急，那知有些找不到入口了。二次、三次男根都碰壁，也因美穗的身体也不断地往前挪移。

「呜……」头顶上不知碰撞到什么，原来是放食物的柜子，已经没地方可移动了。

那知拿右手的三支指头插入口中，沾满了唾液，在那丰腴肉感的股间涂满。

「啊……」那种黏答答的触感，令美穗不禁打了个冷颤。

那知又再度将男根碰触着，这下子已搜寻到入口，美穗十分着急，慌乱地扭动着腰，反而告诉那知正确位置所在了。

他紧抱包裹着卷起的裙摆的腰，身体往前抽动，将强劲的男根插了进去。

「喔！」被皮带系住的头，在刹那间扭动着，美穗哀叫着。

像火舌般炽热的男根，粗暴地直导入阴部，好像当初失去处女膜般地痛楚袭击着身体。

年轻野兽般的欲情一发不可收拾，他痛快地剌戟着，而且还是自己深深爱慕的女老师的肉体，那知的情绪更加亢奋了。

已经插入到一半的男根，由于那知的一使力，一下子男根的尖端就好似碰触到子宫似的。美穗只觉像钢串般地十分不舒服，连喉咙都感到呼吸困难。

美穗的背部呈弓字形，那知开始扭动着腰。

结婚九年间，从来没有接纳过丈夫以外的男体，如此却被住在隔壁，自己教的学生给糟蹋、蹂躏了。做为人妻的贞操被这样践踏，由于一下子遭受这样的打击，竟然欲哭无泪。

而此时年轻的那知抱住她的肩膀，将她的头发拨弄到一旁，喘着气，卖力地抽动着阴茎。

对那知而言，从没有如此陶醉过。他感到美穗的肉体就像她那浑圆丰满的臀部一样地柔软，而且是那样地甜美。

目前为止曾经和二位高中女生做过爱，但总觉得这次实在不一样，虽然阴道内尚未滑润，但她的肉体是这样的温暖而滑溜。是那种从来没有过的微妙的触感。

而且不光是这样。那半掩住脸庞的秀发，散发着一般高中女生所没有的迷人气味，是那种高价香水和高雅、成熟所凝聚而成的味道。

随着男根进出的扭动，那知的全身的每一个细胞，只觉得欢喜和鼓舞得似要跳跃了起来，他开始更猛力地摆动着腰，不！应该说，此时阴茎已被点燃到最高点了。

那知高声地呻吟着，那白嫩而美丽的双峰，看起来如此具有挑逗性，好似就要把他给溶掉了。

那知忽然紧紧地搂住美穗的背部，然后全身痉挛地出了精液。一边放纵着火热的欲情，还二次、三次地往前扭摆着腰，最后好似精力用光地将头垂放在美穗的背部，连身体也紧紧地依偎着。

（３）不久那知慢慢将阴茎抽拔出来。虽然才刚精，但俯趴着女老师那白嫩的臀部，以及那成熟的大腿之间的肌肤，他觉得实在太迷人了。

那知把褪至膝下的内裤和白色的裤袜拉扯至脚踝，完全地把它们脱下来。然后装入运动上衣的口袋，再翻过美穗的肩膀，让她的脸面向着自己，他亲吻着她。

「我喜欢你……老师……」那知又再度压上她的唇，本来已经松懈状况的美穗，不禁皱着眉头，紧闭着双眼。

那知重重地吻着美穗的唇。在一般情况下，刚射精后的男人，无论如何反应都会转为平淡。但是对于年轻气盛的高中生而言，在发过第一次精力后，方才冷静地开始地品味着这美丽的女老师的肉体。

那知的舌头在唇的内侧搅动，甚至翻弄着美穗那动也不动的舌头。然后照着平常从书上看来的使用舌头的技巧，可是总觉得自己动作实在笨拙得很。

那知于是抬起头，仔细地盯着美穗瞧着，然后又再度凑上她的唇。他把她那白色的上衣，从卷起的裙子中拉出来，一直拉到腋下的部位来。白嫩嫩的胸部陡地露了出来。

那知迫不及待地去握着那个高耸的乳峰。他似乎在测试着弹性似的，盯着美穗的脸孔，二次、三次地揉搓着。

「好大……是Ｅ罩杯大的吗？」在校内的男学生之间，美穗的乳房大小一向是大家乐此不疲的话题。

「可以看吗？」美穗把脸转了过去，闭上了眼睛。不意泪水竟溢出来。

先强奸她在先，却还问着她这种事，她觉得他真是个可恶的孩子，同时，对于自己竟然被这样的孩子侵犯，感到羞愧万分。

那知的手指触摸到下面的体毛。

「不可以……」美穗开始制止那知的手的动作。

「手放开……老师……」那知用威胁的语调，盯着美穗看。

「不放手，我就不回去。」美穗不情愿地放开手，其实若是此时中条回来了，两人都会有麻烦的，而不只是她一个人的事。但年青人顾前不思后的作法，令美穗觉得恐怖。

「我要看老师的乳房。」那知把罩杯往上压挤。

「啊！」美穗反射性的用两手遮住胸部。而那知不说二话地把她的手拨开，就在这数秒间，二个鼓大的双峰映入眼。看起来是那么地丰满而成熟，而且乳头还透着淡雅的嫩粉色。

那知的喉头咕噜噜作响，同时他的手把左右两个乳房紧紧地抓握住。那知的大手，竟包裹不住那二个突峰，那知又再次把乳房往上挤压，显得异常高兴，只一昧不停地揉搓着。

那知直到目前，还不能如此尽情地做这样的事。而且高中生的胸围及丰满度也是比不上美穗的。任凭他怎么样地揉搓，总觉得好像不会损坏，也不会痛，更不会被拒绝般地，那知有种为所欲为的畅快感，可以如此地挑逗男人的性欲。那知第一次深深感受到这种感觉。

他沿着尖端的圆形乳晕，含住乳头。凑上唇，发出声音吸吮着，还用舌头在乳头上打转。

美穗的手就悬挂在那知的手腕上，她微微地张开眼睛，但很快地皱起眉头，这九年来，已经习惯于丈夫的爱抚的肉体，对于其他男人的抚弄，似乎有一种恐惧，也有一分新鲜感存在。

舐完左边的乳房之后，舌头接着游移到右边的乳头来，从乳头的尖端到乳晕的全体，再从乳晕沿顺到其下的部位，那知的舌头一刻也没有停过地吸吮着。

犹如年幼的孩子在玩弄着新玩具般地热中在抚弄着乳房。而实际上对那知而言，女体也的确是个新奇的东西，也可说是在这世上令他目前最觉得有魅力且憧憬的了。

就美穗来说，这可说是从没有过的体验。即使现在她的丈夫中条也还深爱着，让她心存感激，但是也还不及那知这样的执着及热情。

那知微微抬起头，二边乳房的乳晕、乳头的部位都沾满了唾液而湿粘粘的。

但是他仍然对美穗的胸部兴致高昂，而且反而因为越加吸吮而觉得那里实在魅力无尽，年轻的欲望已有些按捺不住了。

那知的右手抱起她左边的脚，灼热的阴茎再度碰触到裸露的下腹。

一时之间，美穗呆住了。不是刚刚才精吗？至少中条是不会这么快就回复的。

或许最近中条全心在工作上，每个月大概二次到三次是完全精罢了。而年轻人是如此精力旺盛，美穗直到现在才知道。

绝不可再让他第二次又得逞，一次的话还可藉口是无心犯错，若是二次的话，那就不可饶恕了。而且有了二次，一定还有第三次。

「不可以啊……高冢君……」美穗用两手阻止那知腰部作动。

「你不放手，我就不回去。」「拜托……别再闹了。」美穗哀求着，看着那知。「你若不让我再做一次，我就告诉中条先生去，说今天和老师做爱了。」「别胡说。」「真的，老师的身体真的棒极了，我是说真的。」「……」那知若是大人，还不用担心，问题是平常就是那种情绪起伏不定的人，所以更加深了美穗的不安感。

「做爱一次，或二次有什么差别？你再让我做一次，我绝对不说出去，还是要把今天的事情公开呢？」「不……不可以……绝对……」美穗不由得大叫起来，即使让中条知道了事实，大概也没有什么解决之道吧？

依中条的性格，一定是不敢对如恩人般的高冢的儿子采取什么报复的手段。

结果大概只有两人抱头痛哭的下场，就因为如此，这件事无论如何也非得保密不可。

「那……放手……让我和你做爱。」美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恐怕此时不放手，那知也会强行直驱而入的。第一次既已没有拒绝，第二次要再反抗大概也做不到了。美穗此时觉得好疲倦。她觉得这个恶梦好像做得如一世纪那么久。

「那讲好，这是最后一次好吧？」「我知道啦……」迫不及待地，那知拨开美穗的手。

「一定喔！」说着，那知的阴茎开始插了进去。

「呜……呜……」他开始在阴部处抽动着。

「啊……」他以不同的角度在阴部的入口抽动着，因此冲击度很强烈。

美穗紧闭着眼睛，放松着肉体。如此一来，或许可减少些苦痛。

那知放开抱着的左脚，两手跨过美穗的腋下，顶着她的下腹部，仔细地瞧着美穗的脸孔。

第一次由于太猴急了，在朦朦胧胧之间就完事了。而现在他才明明白白的感觉到自己的确抱着美穗的肉体，和这位平时爱慕已久的女老师在做爱。而且女体是这样美妙而令人感到甜美的，他此时才真确的体认到。

「好棒哦……老师……」两肘撑起的那知，陶醉般地凑近了唇。为了怕美穗又避开，很快地压住她的手，重重地压上她唇，不管美穗紧闭的双唇，把舌头伸入她的口腔。

那知两手抱住她的肩膀，开始慢慢地摆动起腰。

那知的阴茎充满了年轻的力度和灼热，在阴部卖力地进出着，尖端好似碰触到她的子宫似的，每一次抽动，和着黏液，总是发出声响。美穗一听到，心中的不安感更加地强烈了。

美穗尽管有些情绪高亢，但仍紧闭着眉，指甲抓着床单挣扎着。

那知的动作开始强烈起来，像在划水般的，他不由得呻吟了起来，好像一头疯狂的野兽般，那知开始卖力地摆动着，如火般的阴茎猛烈的进攻，有种绝妙的感觉从下肢一直沿伸到下体的部位，或许是有过第一次的激情，那知并没有马上精，反而更加卖力地划动着。

终于结束了——美穗安心的松了一口气。

一边喘息的那知，站起身来，拉整好上衣和裤子之际，想不到竟从口袋拿出那种小型可使用即丢的照相机，接二连三地按下快门。望着呆楞住的美穗，他露出恶魔似的微笑，迅速地离开了现场。

终于坐起身的美穗，拨拨散乱的头发，检视着周遭。应该被脱下的内裤和裤袜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缓缓地站起身来，拉拉身上的衣服，穿好裙子，走向了浴室。

【完】